

1978年5月

14

星期日

外电评齐奥塞斯库总统将访华

【法新社北京五月十二日电】（记者：德隆）正当中苏关系发生新的危机的时候，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定于下星期一到北京进行正式访问。

这位罗马尼亚领导人在访问北京之后还将访问北朝鲜、越南、柬埔寨和老挝。这些是中国战略上的四个重要地区。

从国际上来讲，齐奥塞斯库访问中国将证实罗马尼亚独立于苏联。

齐奥塞斯库将在中苏重新处于敌对状态的当口到达中国。中国昨天就五月九日在乌苏里江一带发生的边境事件向苏联人提出了正式抗议。

中苏争端归根到底是在建立势力范围——特别是在亚洲——方面的角逐。齐奥塞斯库在访问越南和柬埔寨时将能够估量一下这种角逐。印度支那的冲突是使中国头痛的主要问题之一，预料，这在齐奥塞斯库同北京领导人会谈时将占主要地位。

预料，罗马尼亚领导人将同中国人深入讨论朝鲜问题，紧接着，中国人将于五月二十日在北京接待美国总统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

从双边关系来讲，齐奥塞斯库的访问将突出说明中国同罗马尼亚保持的特殊关系，如同它同朝鲜保持的特殊关系一样。中国报纸在刊登官方电报时总是把罗马尼亚排在最优先的地位，除了齐奥塞斯库以外，自从南斯拉夫于去年秋天同中国和好以来，北京称之为“同志”的唯一其他欧洲领导人就是铁托总统。

齐奥塞斯库上次访华是一九七一年，从那时

以来，两国互派了许多政府、军事、经济和文化代表团。中国最近访问了罗马尼亚的是外经部长陈慕华。预料，齐奥塞斯库的访问将会建立一些新的联合工程。

【时事社东京五月十二日电】题：罗马尼亚总统将于十五日访华

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将于十五日访问中国。罗马尼亚作为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参加了华沙条约组织和经互会，但是，它采取独立自主，接近西方的政策。最近，齐奥塞斯库总统访问了美国，就实地说明了这一点。在对华关系上，齐奥塞斯库总统一九七一年访华时，同已故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等举行了会谈，谴责了大国的干涉，阐明了独立自主的路线，与此相反，中国与其在东欧国家的唯一盟邦阿尔巴尼亚，因美中接近和把“四人帮”赶下台等原因出现了路线分歧，关系变冷了。而另一方面，中国和与阿尔巴尼亚关系不好的南斯拉夫明显地恢复了关系，同时，与罗马尼亚的关系更为密切了。

另一方面，齐奥塞斯库总统访华之后，将接连访问北朝鲜、越南和柬埔寨。关于朝鲜问题，也曾传说他同南斯拉夫铁托总统要充当南北朝鲜与美国三方会谈或者与北朝鲜直接对话的中间人。但是，在这次华主席访问朝鲜时，中、朝双方完全拒绝了这些设想。但是，不难想象，关于朝鲜问题的协商，还将是中罗两国领导人会谈的议题之一。此外，对于最近已有些龃龉的中国和越南、越南和柬埔寨的关系，可以肯定地认为，齐奥塞斯库总统将为修好起不少作用。

消息硬说什么苏方在中苏边界上制造了“有直升飞机和军舰”参加的“军事挑衅”。而且似乎苏联军人还开了火，打伤了几名中国居民。

事情的真相是这样的：一九七八年五月八日午夜，一批苏联边防海军军人在搜寻一名危险的武装罪犯时，错把中国江岸当成了苏联的克利斯托夫斯基群岛，上岸在中国境内深入了不大的距离。苏联军人对中国居民没有采取任何行动，而在明白他们无意中进入了中国领土之后立刻就离开了这个地方。

就这件事向中国方面表示了遗憾。

美国务院对我外交下强烈抗议 苏对我国进行军事挑衅的反应

队越过在内陆离符拉迪沃斯托克（即海参崴）大约二百英里的哈巴罗夫斯克（即伯力）附近的边界进行袭击。记者请发言人对这次袭击发

【合众国际社华盛顿五月十二日电】美国首席军备谈判代表沃恩克今天说，同苏联签署一项新的限制战略武器条约可能是“几周以后而不是几个月以后”的事了。

沃恩克在国务院的一次对外政策会议上说，只有两个基本问题还没有解决。

他说：“一项新的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已经完成。”“我们可能在几周后而不是在几个月后就完成这项条约。”

纽约的苏联人士说，苏联外长葛罗米柯将于五月二十日来华盛顿举行三天会谈，主要是同万斯国务卿会谈，还可能同卡特总统会谈。

沃恩克说，对新一类苏联洲际弹道导弹和苏联逆火式轰炸机施加的限制，是进行了大约有六年的这个会谈中没有解决的主要问题。

他证实，美国和苏联现在已经就双方的导弹和轰炸机总额商定一个新的数字。沃恩克没有提供细节，但是据非官方的报道，这个数字是双方各二千二百五十。

沃恩克说：“这项新条约的最重要的方面将是使一九七四年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即海参崴——本刊注）商定的关于使双方运载系统的总数相等的协议成为正式协定。”

美国人和苏联在一九七四年达成协议说，双方的总数应为各拥有二千四百个运载系统，其中一千三百二十个可以装多弹头。

美国政府觉得这个数字太高，因此一直在谋求减少。

联合国外交人士说 葛罗米柯将于二十一日抵美同卡特、万斯会谈

【合众国际社联合国五月十二日电】一些外交人士今天说，苏联外长葛罗米柯将对华盛顿进行为期三天的访问，同卡特总统和国务卿万斯举行会谈，然后再到联合国大会发表讲话。这些人士说，葛罗米柯将在五月二十一日到达华盛顿，讨论美苏关系、限制战略武器、中东问题和南部非洲的局势。

五月二十五日，他

沃恩克谈美苏限制战略武器新约会谈情况

说条约的百分之九十五已经完成

将在关于裁军问题的联合国特别会议上发言。

与早些时候人们的预料相反，苏联主席勃列日涅夫不大可能前来纽约参加这次会议，这一方面是由于身体健康的原因，另一方面是由于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尚未达到突破的阶段。

苏联人士表示，勃列日涅夫将访问美国同卡特会谈，如果很快就要签署第二阶段的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的话。

国的有组织的军事挑衅，是对中国领土的严重侵犯，是蓄意制造边境紧张局势、恶化两国关系的严重步骤。”

卡特回答说，他已经“注意到他们（苏联人）已经道歉”，他还说：“道歉本身已经说明问题。”

英《每日电讯报》驻北京记者报道

《俄国人向中国道歉》

【本刊讯】英国《每日电讯报》五月十三日登载该报驻北京记者韦德的一则报道，题为《俄国人向中国道歉》，摘要如下：

在北京的俄国官员昨天对本周早些时发生的一次中苏边界事件表示“深为遗憾”。在这次事件中，据说俄国军队越境进入中国，开枪打伤一些人。

他们破例地愿意表示歉意，似乎等于是承认俄国人错了。这样做的原因非常可能是希望不要取消最近恢复的边界谈判。

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余湛昨天会晤了俄国副外长伊利切夫，举行旷日持久的边界谈判的又一轮会议。

俄国官员证实发生了一次事件，但是对中国人提出的打伤了人的说法表示异议。有一位

俄国人说，“没有人被打伤。”

余湛星期四向俄国大使托尔斯季科夫面交了一份正式的抗议照会，要求俄国道歉，惩办这次事件的肇事人员并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照会指责俄国在边界谈判于五月四日恢复之后仅仅几天就“蓄意制造边境紧张局势”，进行“有组织的军事挑衅”。

俄国官员对中国人昨天的指责似乎感到难堪，他们仅限于说中国人的照会有点夸大，或者是说感情冲动。

照会说，五月九日晨，俄国“派遣”直升飞机一架，飞越乌苏里江，侵入中国境内四公里；又派遣十八艘“军舰”侵入中国水域，俄国军队约三十人登上中国江岸。

观察家认为事情不

止是中国人所说的这些。他们昨天猜测，俄国人可能是在边界一带追捕某个人，或者是直升飞机受到中国境内发出的射击，引起俄国人报复或增援营救。

塔斯社公告

【塔斯社莫斯科五月十二日电】题：塔斯社公告

今年五月十一日，新华社报道了一条关于在乌苏里江克利斯托夫斯基群岛附近发生的边界事件的消息。这条

【国际交流署华盛顿五月十二日电】题：国务院五月十二日消息新闻发布会——发布人是国务院发言人、负责公共事务的助理国务卿霍丁·卡特第三，他谈了以下问题：

苏联和中国——中国提出指责说，苏联军

英报文章《用剑和现金同克里姆林宫作斗争》

阮编者按说，某些中东国家正在设法遏制苏联影响的扩大

【本刊讯】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五月七日刊登一篇文章，题为《用剑和现金同克里姆林宫作斗争》，摘要如下：

(原编者按：某些中东国家正在设法遏制苏联影响的扩大，然而，亨利·布兰登报道说，它们迫切需要美国的帮助。)

中东两个最强大的国家伊朗和沙特阿拉伯正在抛弃它们过去相互间的猜疑和不满，因为它们面临的共同威胁比这种猜疑和不满都要大。与此同时，它们正在问：它们还必须等待多久，美国才会采取行动来支持它们的抵抗行动？

这一威胁当然来自苏联影响的扩大以及这种影响的扩大对这一地区所产生的心理上的影响。伊朗国王和沙特阿拉伯人预料到他们自己将越来越受到由苏联鼓励和支持的各种激进的马克思主义力量的包围。他们手指着地图，看到一连串的国家处在日益扩大的俄国影响之下：在西面，有伊拉克，其军事装备完全依赖于苏联，其军事力量被认为可与伊朗相匹

敌；在北面有同样依赖于苏联武器的叙利亚；在南面有埃塞俄比亚(苏联和古巴的军队帮助它赢得了对索马里的胜利)、亚丁和南也门(俄国人、古巴人和东德人那里牢固地扎下了根)；在东面有阿富汗，它的经过最近政变以后上台的新政权是强烈亲苏的。

厄立特里亚眼下正遭到得到苏联支持的埃塞俄比亚的进攻。索马里眼下茫然不知所向。它还不愿再次同苏联合作。不过，许多专家认为，如果它在别处得不到支持的话，它还会投入俄国人的怀抱。而苏丹呢，如果俄国的影响在埃塞俄比亚进一步加深，它也许会遇到麻烦。显然，事情是按苏联的意志在发展。

为了与此抗衡，伊朗国王正在依靠军事实力，而沙特阿拉伯人则主要是凭借财政力量。伊朗军队应阿曼苏丹卡布斯的要求开进了阿曼来帮助保卫这个国家——结果是成功的——反对由毗邻的马克思主义的南也门人领导的反叛的佐法尔部族人。最初，沙特阿拉伯人对阿曼苏丹的这一要

求表示怀疑和异议。苏丹回答道，如果沙特阿拉伯人愿意派军队的话，他会更乐意接受的。

沙特阿拉伯人同时正用他们的巨额资金来帮助温和的阿拉伯政府保住权力。他们帮助了石油收入有限的卡布斯苏丹来支付阿曼的防务费用。他们为了使慕尔小国北也门(人口比沙特阿拉伯多)保持繁荣和独立，已经付出了五亿英镑。他们正一直试图用经济支持来使南也门摆脱俄国人，但是没有成功。他们现在正支持厄立特里亚一个保守的叛乱小组织，而且正提供大宗经援来使萨达特总统免于破产。为了使巴勒斯坦人的恐怖活动不致搞到他们头上，他们一直在资助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他们同所有温和的阿拉伯人一样都害怕和看不起巴勒斯

坦解放组织，尽管他们只是私下那么说。

伊朗今天在这个地区受到了近代史上空前的尊重。伊朗国王最近在私下谈话中说，中国共产党人说话激烈，但是做起来却很谨慎。其实对这位国王也可以作这样的估计。比如，他最近含糊其词地作过表示，他也许最终会支持索马里。

然而，在波斯湾阿巴斯港的伊朗空军第九航空队的一名高傲的指挥官对我说，他的F5联队已在空中飞了七小时，加了五次油！这就使F5飞机能够飞到索马里。然而，大多数西方观察家怀疑，鉴于他同国王是否会进行干预，因为在那里，他的军队将同俄国和古巴军队发生直接对抗。要说这有可能，除非美国带头。

莫罗的家属安葬莫罗

【路透社罗马五月十日电】前总理莫罗今晚在罗马以北的一个小村庄里安葬了，葬仪正象他本人所规定的那样，没有国葬的任何排场，只有他的最亲的亲属参加。

托里塔蒂贝里纳(莫罗一家在这个村里有一个住宅)的村民从灵车上用肩把棺材扛到墓地。

莫罗的夫人埃莱奥诺拉抵达该村时同村中的友人拥抱。当她走进

该村小教堂参加葬礼时，天正下蒙蒙细雨，一位朋友为她撑着伞。

前总理范范尼(他是莫罗三十年来的一位天民党同事)从议会匆匆赶到该村，但是他来得太迟而未赶上葬礼。他并没有被邀请参加葬礼。

【美联社罗马五月十日电】十三日在罗马拉特兰宫的巴西利卡教堂为莫罗举行(没有其尸体的)国葬。

合众社说莫罗之死使天民党内斗争加剧

【合众国际社联合国五月十日电】苏联外交官阿·谢夫钦科今天说，他的妻子在莫斯科自杀“对我是一个沉重打击”，他呼吁华盛顿帮助他使他的女儿前来美国。

四十八岁的谢夫钦科四月拒绝了莫斯科要他回国的命令，并且辞去了他在联合国一年拿八万七千美元的高级职务。

谢夫钦科通过他以前的律师发表声明说，“我妻子的去世对我来说是一个沉重打击。在我决定同苏联政府断绝关系之后我根本没有机

会同她谈话，因为他们强迫她返回莫斯科。”

他说，他要“作一切努力”使他的女儿来到美国。我呼吁美国政府在这方面帮助我。”

谢夫钦科仍然在一个地址不详的地方隐居着。

这位前律师格罗斯对记者说，谢夫钦科“没有放弃他的苏联国籍，没有理由认为他打算放弃。我知道他没有申请加入美国国籍。他目前在寻求获得一份常住外侨签证，以便他能够居住在美国。”

【合众国际社莫斯科五月十日电】一位家

【本刊讯】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四月三日刊登该报记者卡塔尼的一篇文章，题为《大学课程转向基础课》，摘要如下：

在象东部的哈佛大学和西部的斯坦福大学之类的知识发电站之间正在热烈议论着新的问题和激烈进行着新的辩论，同时在美国内地许多大小的校园内也听到这些议论和辩论。

这次辩论是以校园的基本产物——课程为中心的，它可能导致在有威望的学校以及高贵的精修学校里在学术上产生一些重大的变化。

有关课程的辩论从性质上说是根本性的。它表明要对学习的主要课程、基础课、原则、结构以及共同的方针重新进行研究。

在智力方面，辩论集中的问题是需要通过传播知识和专门计划(这些计划在最近几年有可能把象牙之塔变成空想之塔)来打开一条道路。

在政治方面，它既是对最近随意行事的时代作出的一种反应，也是试图阻止一种反动的倾向，这种倾向可能扭转已经取得的必要的自由化成果。

意味深长的是，关于课程的辩论是一种教职员运动，而不是学生运动。

总的来说，它在调子和内容上都是非常积极的。

新的辩论部分是由于一些消极因素引起的——需要纠正学生在写作和数学方面的“基本”技能下降的情况。……

这次新的讨论的代号是“核心课程”、“因材施教”和“科学和数学知识”。

这些代号表明人们重新燃起了希望，即可以给学生规定学习成绩和学习广度的最低标准，并且使人们重新担心两种分开的学科，即理工科和人文学科尚未完全联系起来。

而斯诺在二十年前就曾对这一点提出过警告。

关于学校的基础课的重新讨论正在引起它自身的令人担心的混乱和逆流。

批评家们认为关于核心课程的具体计划(如象哈佛大学的教职员现在正在辩论的一个计划)是肤浅的。

据认为，核心计划是强调探究的基本方式或方法，而不仅是在这些计划想要代替的那种“总教育”计划中所规定的通晓各种学科的方面，例如理工科、文科以及外国文化。

其他提出批评的人认为这些核心建议是一种隐蔽的企图，为的是重新部署文科教师，这种教师的教室一直是空的，学生都跑去上将来能赚钱的课了。

联的保安特工人员匆忙把他塞进一架飞机送回莫斯科。

苏联的半官方人士说，谢夫钦科夫人服了过多的安眠药，她的尸体后来是在一个壁橱里找到的。

他们说，最近来自美国的消息使谢夫钦科夫人受到很大打击。消息说她的丈夫同西方情报机构有联系已有好几年。

根纳迪早些时候要求西方记者设法把他母亲的死讯告诉在美国的父亲，并要求让他父亲同家里联系。

根纳迪对本社记者说，自从四月初发生这次事件以来，谢夫钦科没有同家里联系过。

美报文章
《大学课程转向基础课》

弗赖伊 文章 《政变后的阿富汗：苏联得益》

【本刊讯】美国《华盛顿明星报》五月七日刊登威廉·弗赖伊写的一篇文章，题为《政变后的阿富汗：苏联得益》，全文如下：

俄国熊的爪子突然从中亚又伸到了南面，并且攫取了一个新的卫星国：阿富汗。这样一来，世界这部分地区的东方力量对比就发生了重大变化。

阿富汗是伊朗和巴基斯坦中间的一个楔子，这两个国家是西方的朋友，而且是事实上的西方盟国。对于伊朗来说，由于它已同苏联交界，因此它承受来自苏联的潜在的压力的地区大约增加了一倍。对巴基斯坦来说，出现了一条很可能会有苏联驻军的漫长的边界线。

从地理政治的角度来说，这意味着莫斯科对这两个国家都有了新的影响作用。对于一个小国或者一个中等国家来说，在门口有一个超级大国存在，或者潜在地存在，那么如果它采取这个超级大国认为是敌对的行为那就是冒险的。

伊朗和巴基斯坦现

在都采取着这样的行动。他们允许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中央条约组织进行收集情报的活动。伊朗向以色列出售石油并阻止苏联向波斯湾和非洲扩大影响。尽管在布托当政时期（一九七一年至一九七七年）美国和巴基斯坦的关系有一段冷淡时期，但是，巴基斯坦仍然是西方势力在第三世界的一个支撑点。

如果这两个国家中任何一个国家不再能自由地遵循亲西方的方针，那将是一个严重的挫折。

对伊朗的新威胁尤其现实和明显。伊朗的侧翼突然一下子倒转过来了。在喀布尔发生推翻达乌德总统的流血政变期间攻击政府大楼的苏联米格飞机和坦克可以用来威胁伊朗的东部边界。伊朗具有相当的军事实力，所以不大可能象巴基斯坦那样容易感受苏联的压力。这证明五角大楼内那些用现代化美国武器鼓励伊朗武装的人是正确的。伊朗获得武器的数量在以前看来可能是过度的，但是现在看来是有先见

之明的。

如果苏联象红军在东欧许多地方所做的那样用驻军的方式“援助”阿富汗“维持国内安全”的话，那么伊朗的东部边界将成为东西方新的边界线，而这将牵制本来可以用来保卫波斯湾的人力和武器。这将加重沙特阿拉伯的防务负担，使美国和沙特阿拉伯的友好关系显得更为重要，同时也更有理由向沙特阿拉伯出售六十架美国F—15飞机。

再往东，阿富汗变成苏联的矛头一事发生在对巴基斯坦说来是特别糟糕的时刻。美国和中国都在采取初步行动想同巴基斯坦的仇敌印度和解。

中国的表示是初步的和试探性的，但是美国却打算向印度出售八吨浓缩铀，这种行动即使象白宫所表白的那样并无军事意义，也同美国反对法国向巴基斯坦出售核技术一事形成鲜明对照。

因而，巴基斯坦此刻可能特别感到无依无靠。它可能容易受莫斯科的威胁利诱。如果同

美国和中国的关系看上去成了问题，而苏联又突然作为一个邻国（通过代理人）出现在它的差不多整条西北边界上——那里本来就存在着麻烦——的话，巴基斯坦很可能禁不住改变联盟的对象。

象美国一样，苏联看来也是对印度比对巴基斯坦更喜欢。莫斯科一直在试图恢复象英迪拉·甘地总理执政时期那样的（一九六六——一九七七）它在印度的广泛的影响。

但是，克里姆林宫完全有能力在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一会儿支持这个，一会儿支持那个。的确，这就是关键所在。苏联在巴基斯坦取得成就的机会也就是苏联在印度取得势力的手段，因为印度生怕苏联和巴基斯坦和解，不得不因为竞争而抛出诱饵。因此，前星期阿富汗政变的纯结果可能是苏联在印度的影响回升，同样可能的是导致西方在巴基斯坦的影响的削弱。

如果运气好和手法高明，克里姆林宫甚至有可能在印度和巴基斯坦都占优势，正象它在非洲之角的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这两个死敌之间也可能做的那样。

【时事社东京五月十二日电】题：福田首相等三领导人就日中问题进行会谈，坚持早日重开谈判的方针

福田首相十二日在内阁会议后，同园田外相、安倍官房长官进行了十几分钟的会谈。根据十日佐藤大使和韩念龙副部长举行的会谈，协商了对待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态度。结果，确认了下述基本方针：一、关于日韩大陆架协定特别措施法，政府要以坚定的姿态设法通过；二、坚持为早日重开缔结日中条约谈判而努力这一既定方针。

进而为了根据这一方针商定对待重开条约谈判的具体方针，决定首相、外相和官房长官三领导人再次进行协商。

会谈后，园田外相会见记者说：“侵犯尖阁列岛（即我钓鱼岛等岛屿，下同——本刊注）领海事件，作为现场事件通过十日佐藤—韩会谈已基本结束。”这暗示在今天举行的三领导人会谈中，福田首相也认为尖阁事件事实上已经了结。

【时事社东京五月十二日电】题：福田首相发表演说，重开缔结日中条约谈判为期不远了

福田首相十二日在共同社加盟社编集局长会议上发表了演说。他在演说中，谈及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谈判问题时说：“把重开谈判列入议事日程的时期已经来到”。这暗示出首相的这种想法：由于尖阁事件已在外交上结了，所以，重开谈判的时期迫近了。

今天发表的演说基于前不久举行的日美首脑会谈，就当前各种问题表明了信念。关于日中问题，福田首相说，侵犯尖阁列岛领海事件通过十日驻华大使佐藤和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会谈已了结，今后政府对待日中条约谈判的态度是“以全方位和平外交为基础，以日中双方满意的情况进行”。随后，福田首相表明：“关于日中问题，可以说恢复谈判终于到了提上议事日程的时候了。”

报时
事社

《福田首相等三领导人就日中问题进行会谈》

法新社自河内报道

大批华侨到我驻越使馆办理离境签证

【法新社河内五月九日电】数百名华裔越南人（男女老少都有）今天围住人民中国驻河内大使馆，请求颁发离开越境的签证。

其中有些人坐在使馆院子的围墙上。有些人在街中心交谈，也有的人在树荫底下躲避酷暑，有五、六个警察在一旁看着。

据未经证实的消息说，仅仅在海防港周围地区和鸿基煤矿地区，就已经有五千多人离开了越南，那里的活动暂时受到了阻挠。人们认为华裔越南人是有很好的专长的人才。

大批华人出境这种现象正好发生在越南决定把南方的私营商业收归国有，在南方，大约有一百二十万华人，其中有八十万华人住在胡志明市区及郊区。

大批华人离境也正好发生在河内宣布统一货币以及没收富人的钱财，以便把这笔钱放入储蓄帐户的当口。

日报报边《越南难民再度急剧增加》

查：六、七日两天，五艘载有约一百名从越南逃出来的难民的渔船到达香港，据这些难民说，还有以华侨为主的数千人想通过海路逃出越南。

据认为，难民急

剧增加的原因在于越南政府最近提出的“虐待”华侨政策和新经济政策。

此外，从这些难民的谈话中，弄清了同在越南的华侨大量回国的有关原因：

苏报就越南南方解放三周年发表文章

诬蔑在越华侨“手法卑劣”“企图破坏商业国有化措施”

【本刊讯】苏《真理报》四月三十日刊登该报记者斯克沃尔佐夫从河内写的一篇通讯，题为《光明的前程》，摘要如下：

三年前获得解放的南方，目前正在经历改革时期。在改革的第一阶段，一九七五年，解决的是建立、组织和巩固人民政权，防止饥荒和安排失业人员就业的任务。在一九七六年开始的第二阶段，除了解决这些问题外，还着手消灭买办资产阶级，将逃亡的企业主丢下的大工

业企业、银行和商行收归国有。现在已开始第三阶段，党和劳动人民主要是集中力量直接实行社会主义改造，首先是取消私人资本主义关系，特别是在商业中。

许多商人得到帮助，被组织在生产合作社中，因为他们不拥有雄厚的物质基础。原先的商人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接受了这项决议，而其中有一部分人甚至试图妨碍国有化，特别是胡志明市堤岸区的华人，但尽管这样，他们却未能阻挠建立国营商

业企业和使之适应劳动人民需求的计划的实施。社会主义改造的事业正在胜利地向前发展。

【本刊讯】苏《消息报》四月二十九日刊登该报驻河内特派记者米·伊林斯基的一篇庆祝越南南方全部解放三周年的报道，题目是《自由之光》，摘要如下：

一九七八年三月底，越南南方开展了一场消灭商业中私人资本主义成分和把前商人转入生产活动的运动。人民政权为此采取了措施，表现出它固有的人道主义感情和远见卓识。

胡志明市人民委员会的一名高级工作人员向我谈了基本上是华人居住的堤岸区的大商人的所作所为。他们曾吹牛说，人民政权永远不能控制商业。为此，他们没有放弃以下这些卑

劣手法：贿赂、讹诈、隐藏粮食和工业品。已发生过商人指使抢劫国家仓库的事件。也发现有人企图破坏人民政权采取的商业国有化措施。

目前，旧西贡的这种“黑市生意”已永远结束了。在当前的国有化运动中，除基于工人外，青年、学生和妇女组织广泛参加了各商业企业的查封和登记工作。

著名的越南诗人春耀对我说：“我们走的不是是一条轻松的道路。我们是从敌人手中夺回一个又一个阵地之后前进的。在和平的日子里，困难比战争年代具有另一种性质。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党领导的、令人鼓舞的社会主义建设纲领武装起来的人民正在无条件地克服这条漫长而复杂的道路上的一切障碍，必将胜利地达到预定的目标。”

在这方面，英雄的越南的久经考验的忠实朋友，首先是苏联，正在给予巨大的援助。

【本刊讯】日本《读卖新闻》五月九日以《越南难民再度急剧增加，香港进行大搜查》为题自香港报道：一度趋于缓和的来自越南的难民，最近再度急剧增加。

据香港人民入境事务处说，因为获悉下述情况，而进行紧急搜

【本刊讯】香港《七十年代》今年五月号译载加拿大《轨道》杂志第三十八期发表的一篇文章，题目是《北京的一间国际小学》，作者是柯比隆夫人，详细摘要如下：

从一九七二年到七四年，我的丈夫奉派在加拿大驻中国大使馆工作，因此，我们一家四口在北京居留了两年。我们的两个孩子（那时他们分别是八岁和五岁）有一段时间进了芳草地小学就读。在北京的生活，特别是孩子们在中国学校读书的经验，给我们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一些外国记者报道说，芳草地小学是一间国际学校，其实它是一间道地的中国小学，不过在一九七三年三月开办不久，就招收外国学童，这对北京外国学童来说，是破天荒的。

七十年代初期，在北京居住的外国人增加得很快。其中有外交人员、记者、航空公司代表和少数技术人员，还有根据合同来帮助中国发展的外国专家。此外，也有流亡的政界人物和一些长期居留中国的友好人士。直到芳草地小学开始招收外国学童之前，上述人员中的前几类，他们的子女不是进各有关使馆的附设学校，就是私下安排教育。至于后两类人物的子女，大多进了一般的中国学校。

中 外 学 童 分 部 教 授

芳草地小学位于北京两个使馆区的中间，中国学童和外国学童虽然同在这间学校，但在不同的校舍上课，分别叫做中国学生部和外国学生部。他们同在一个校园，共用操场和礼堂。孩子们有很多相聚的机会，如每天早上的早操、体育课、课外体育活动、课间休息、体力劳动、集体远足、电影观赏会和节日庆祝活动，等等。

一九七三年七月，外国学生部有九十名六岁以上的学童；中国学生部有三百七十名学童。第一年外国学生部的学童来自缅甸、尼泊尔、日本、阿富汗、法国、瑞士、西德、西班牙、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加拿大、智利、坦桑尼亚、苏丹、埃及、赞比亚、几内亚、卢旺达、扎伊尔、塞内加尔、阿尔巴尼亚、阿拉伯也门共和国、民主也门和叙利亚；第二年进入外国学生部的学童来自澳大利亚、新西兰、圭亚那和挪威。第一年中国学生部接受了七名来自日本、坦桑尼亚和西班牙的学童；第二年又增加了二名外国学童入中国学生部，其中一名来自墨西哥，一名来自非洲。进入中国学生部的外国学童，是先入中国的幼儿园，对中国话有些基础的。不必说，外国学生部没有中国学童。

这个学校大约有八十位教职员，其中三十位在外国学生部工作，他们大多会说英语或者法语。中、外两个学生部都设有小学五个年级。

外国学生部一星期上六天课，星期三和星期六各上课半天。由于外交人员的经常调动，故学生可以随时入学。外国学生不以年令编班，而是以数学和中文两项测验的结果编班。因为大多数初到的学童没有中文根底，所以编班编得很不正常，一些年令较大的，被编入比其相应年令为低的班级。

日本《产经新闻》书评《荣膺大奖的〈中国古典文学〉》

【本刊讯】日本《产经新闻》五月五日刊登一篇书评，题目是《荣膺大奖的〈中国古典文学〉》，摘要如下：第一卷《古代的思想》（儒家与道家）把孔子、孟子、荀子、庄子、老子，以及该书第二卷（诸子百家）把韩非子、墨子、孙子等人饶有兴味的逸事载入他们的略传，简要地说明其思想，想要男女青少年能够很好地理解对于大人也是颇难的主题。

新发掘行将被埋没的文化财富的巨作，是一项大放异彩，在某种意义上说富有勇气的计划。第一卷《古代的思想》（儒家与道家）把孔子、孟子、荀子、庄子、老子，以及该书第二卷（诸子百家）把韩非子、墨子、孙子等人饶有兴味的逸事载入他们的略传，简要地说明其思想，想要男女青少年能够很好地理解对于大人也是颇难的主题。

加《轨道》杂志文章

《北京的一间国际小学》

课 程 的 内 容

芳草地小学用的课本是北京市教育局为全北京市小学编的，没有采用外国教材。算术、中文和外语课每天都有家庭作业。假期亦如此。

每学期有期中和期终两个考试，每次考试前都有一段时期准备。每次考试过后发给成绩表，报告考试结果和学生一般学习情况。成绩表对学生一般行为、同学间的合作、体力劳动的态度、爱护公物和对校方的尊重等等都有评语。学校还安排教师和家长见面，见面时通常用中文和英文或法文，检讨学生的学业和表现。

从一开始，中国当局对教授外国儿童革命思想理论特别小心谨慎。在一次北京外交人员服务处举办的外国学生家长集会上，一位中国官员说：“由于学生来自不同的国家，我们不讲授中国的思想理论和社会制度，因为这些对他们的国家未必适合。我们遵照毛主席‘不强加于人’的教导，避免讲授思想理论方面的课程。”在实际教学中，中国学生每周两节的政治课，并没有列入外国学生的课程表里。不过，教材和学校的活动仍然以革命为主题。

在外国学生部，当孩子们第一次相聚一起的时候，彼此隔阂太深，二十四个国籍的孩子们，没有一个国籍或者一种语言和文化能占优势，要想找相同文化的玩伴也有困难。因此，在开始的时候，教师成了孩子们最好的朋友。由于这个原因，才把不同国籍和语言的孩子拉拢到一起。教师常常与外国孩子们一起玩游戏，一起运动，特别是当他们初入学，没有共同语言而沮丧的时候，能使他们感到轻松些。

很多外国观察家只注意到中国教育的内容，而忽略了其对学业水平和技巧训练基础方面的功效，算术就是一门外国学童一般感到比他们从前学的水平要高得多的功课。到一年级读完，孩子们就必须掌握九九乘法表的运算。

中国人教数学的方法，不但能有效地训练学生的运算技巧和逻辑思维，而且能在教材中加入政治教育内容。对外国学童来说，这样的教材使他们从中国学校里学到更多的东西。

中国学校通常到四年级开始学习珠算，但是，在芳草地小学的外国学生部却没有这一门课。也许学校以为珠算对外国学生没有用，可是，我认为珠算包含了一些数学的基本原则，不教是错误的。

中 国 语 文 的 问 题

在外国学童学懂中文之前，老师教他们算术颇感困难，于是学校就为这些不会说英语和法语的教师找来翻译员。这些翻译员还为较高年级的学生把寒、暑假作业译成英语和法语。然而这种努力并没有马上解决学童的问题，因为很多外国学童英语和法语的程度都不够了解那些解释。这么一来，学校就改变方针，尽一切努力使中文成

小说》一道，很有兴味。最后一卷《故事与成语》一百三十余条，解释了典故的由来，并具体显示出古代中国的事物现象是怎样仍然存在于日本人身边。

译者似乎大多是东京立大学出身的朝气蓬勃的中国文学研究者，可以看出他们有气魄，仅用三年时间就全部完成了这套丛书。在日中友好的呼声强烈之时，这些中国古典的问世对于启发青少年也具有新的意义，将会倍受赞赏。

为四十一位诗人、一百首名诗加了人物略传和口语的《唐诗》，特别是《唐代小说》，是珍异的撰集，同《聊斋志异》的《清代怪异

为授课的共同语言，外国语只是临时用来辅导一些新到的学生。

所有外国学童都采用北京各学校所用的中国语文课本，从第一册开始学。在语文课里，十分重视读和写，每天都有练写的家庭作业。到第一学年终结，中国学童应该学会六百五十个中国单字，而外国小孩子大约可以熟习其中的三分之二。高年级的外国学童，大概可以动用四分之三同年级中国学童所运用的字了。在口语方面，则年幼的比年长的学童进步显得快些。中文会话的进步是神速的，一学期过后，大多数的外国学童都能以中国话交谈了。

大多数外国学童喜欢写中国字，特别是年幼的最喜欢写那些用横、竖、点构成的方块字，他们写得又正确又干净。较为年长的学童有时会对学写中国字感到厌烦，因为要多次重复练习才能记住。在课本中，也有一些不带政治意味的故事。例如：胃的故事，就是用生动活泼的常用词语写成的。故事开始是胃的自我介绍，接着以第一人称描述胃在人体内的功能。此外，也有一些英雄的故事，如白求恩大夫的故事就是其中之一。

“常识”是四年级的一门功课，介绍有关水、空气、气候、植物、人体生理和卫生等等的知识，重点在改造自然环境以改善人类的生活。除了讲一些中国地理外，没有太多人文科学的教材，不过，通过和同学接触，外国学童真正领会到不同社会的不同价值观念和风俗习惯，他们之中很多对这种差别认识得非常清楚。

由于美术、音乐和体育等课不需要讲太多的话，孩子们就没有太多的困难。各年级的美术课都是用一般的中国方式教授，用图画书或者由教师在黑板上画一个样板给学生照画。基本的技巧训练着重笔法和着色，不着重自由表达。画的题材有花卉、熊猫、海洋和山峰景色等。绘画之外，孩子们还学折纸和剪纸等中国传统艺术。

美术教师是一位经受过专业训练而不会说外国话的老师，他懂得如何教孩子们画画。音乐课也是一样。外国学童学习五线谱，而在其他中国学校却教的是简谱。孩子们有时也学些乐理，但是，主要的活动是唱有钢琴伴奏的革命歌曲。偶尔他们也听些中国传统乐器表演。

学校采用中国标准的严格纪律。不管外面的人怎样想，外国孩子看起来并不介意这些中国式规矩，例如：回答老师的问题时要站起来，老师进入教室要起立，上课不准讲话，禁止打架等等。一般来说，外国学童对整个学校的气氛反应良好，教师们也尽力提供了较好的学习环境。

把我们两个孩子送进芳草地小学就读，不仅给我们认识中国初级教育内容的机会，并且也使我们了解到中国对待这种教育的认真和严肃的态度，以及它与中国的政治和社会发展的关系。我们孩子的中国教师真正教育了我们的孩子，并且使他们具备了有价值的学业基础。

法新社报道首都人民排队购书传景

【法新社北京五月三日电】今天，随着一系列新的外国古典文学作品在北京各大书店开始出售，首都出现了望不到头的长队和兴隆的易货交易。

在市中心一家书店后面，聚集着好几百人，忙于用他们刚买到的一大叠书来交换他们显然未能买到的书。

为了庆祝今年的国际劳动节，北京出版了一百多种新书，既有中国古典作品，也有外国文学作品译本。

这些外国作品引起北京市民通常的强烈兴趣。这些新书包括俄文、法文和英文小说和

两部新的中文版外国畅销书——莎士比亚的《亨利第六》和《威尼斯商人》。

二月间，二十三年来第一次出售的中文版《哈姆雷特》在北京各书店的架子上刚摆出来，就被抢购一空，今天卖的书在一清早时也可以看到类似的排队现象。

中国虽然否认正在“自由化”（中国领导人好几次谴责了这个词），但是目前正在执行一项新的文化政策，准许外国文化作品进入这个国家，并且承认对中国文化的发展可能起某种作用。

【本刊讯】香港《七十年代》今年五月号译载加拿大《轨道》杂志第三十八期发表的一篇文章，题目是《北京的一间国际小学》，作者是柯比隆夫人，详细摘要如下：

从一九七二年到七四年，我的丈夫奉派在加拿大驻中国大使馆工作，因此，我们一家四口在北京居留了两年。我们的两个孩子（那时他们分别是八岁和五岁）有一段时间进了芳草地小学就读。在北京的生活，特别是孩子们在中国学校读书的经验，给我们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一些外国记者报道说，芳草地小学是一间国际学校，其实它是一间道地的中国小学，不过在一九七三年三月开办不久，就招收外国学童，这对北京外国学童来说，是破天荒的。

七十年代初期，在北京居住的外国人增加得很快。其中有外交人员、记者、航空公司代表和少数技术人员，还有根据合同来帮助中国发展的外国专家。此外，也有流亡的政界人物和一些长期居留中国的友好人士。直到芳草地小学开始招收外国学童之前，上述人员中的前几类，他们的子女不是进各有关使馆的附设学校，就是私下安排教育。至于后两类人物的子女，大多进了一般的中国学校。

中 外 学 童 分 部 教 授

芳草地小学位于北京两个使馆区的中间，中国学童和外国学童虽然同在这间学校，但在不同的校舍上课，分别叫做中国学生部和外国学生部。他们同在一个校园，共用操场和礼堂。孩子们有很多相聚的机会，如每天早上的早操、体育课、课外体育活动、课间休息、体力劳动、集体远足、电影观赏会和节日庆祝活动，等等。

一九七三年七月，外国学生部有九十名六岁以上的学童；中国学生部有三百七十名学童。第一年外国学生部的学童来自缅甸、尼泊尔、日本、阿富汗、法国、瑞士、西德、西班牙、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加拿大、智利、坦桑尼亚、苏丹、埃及、赞比亚、几内亚、卢旺达、扎伊尔、塞内加尔、阿尔巴尼亚、阿拉伯也门共和国、民主也门和叙利亚；第二年进入外国学生部的学童来自澳大利亚、新西兰、圭亚那和挪威。第一年中国学生部接受了七名来自日本、坦桑尼亚和西班牙的学童；第二年又增加了二名外国学童入中国学生部，其中一名来自墨西哥，一名来自非洲。进入中国学生部的外国学童，是先入中国的幼儿园，对中国话有些基础的。不必说，外国学生部没有中国学童。

这个学校大约有八十位教职员，其中三十位在外国学生部工作，他们大多会说英语或者法语。中、外两个学生部都设有小学五个年级。

外国学生部一星期上六天课，星期三和星期六各上课半天。由于外交人员的经常调动，故学生可以随时入学。外国学生不以年令编班，而是以数学和中文两项测验的结果编班。因为大多数初到的学童没有中文根底，所以编班编得很不正常，一些年令较大的，被编入比其相应年令为低的班级。

日本《产经新闻》书评《荣膺大奖的〈中国古典文学〉》

【本刊讯】日本《产经新闻》五月五日刊登一篇书评，题目是《荣膺大奖的〈中国古典文学〉》，摘要如下：第一卷《古代的思想》（儒家与道家）把孔子、孟子、荀子、庄子、老子，以及该书第二卷（诸子百家）把韩非子、墨子、孙子等人饶有兴味的逸事载入他们的略传，简要地说明其思想，想要男女青少年能够很好地理解对于大人也是颇难的主题。

新发掘行将被埋没的文化财富的巨作，是一项大放异彩，在某种意义上说富有勇气的计划。第一卷《古代的思想》（儒家与道家）把孔子、孟子、荀子、庄子、老子，以及该书第二卷（诸子百家）把韩非子、墨子、孙子等人饶有兴味的逸事载入他们的略传，简要地说明其思想，想要男女青少年能够很好地理解对于大人也是颇难的主题。

加《轨道》杂志文章

《北京的一间国际小学》

课 程 的 内 容

芳草地小学用的课本是北京市教育局为全北京市小学编的，没有采用外国教材。算术、中文和外文课每天都有家庭作业。假期亦如此。

每学期有期中和期终两个考试，每次考试前都有一段时期准备。每次考试过后发给成绩表，报告考试结果和学生一般学习情况。成绩表对学生一般行为、同学间的合作、体力劳动的态度、爱护公物和对校方的尊重等等都有评语。学校还安排教师和家长见面，见面时通常用中文和英文或法文，检讨学生的学业和表现。

从一开始，中国当局对教授外国儿童革命思想理论特别小心谨慎。在一次北京外交人员服务处举办的外国学生家长集会上，一位中国官员说：“由于学生来自不同的国家，我们不讲授中国的思想理论和社会制度，因为这些对他们的国家未必适合。我们遵照毛主席‘不强加于人’的教导，避免讲授思想理论方面的课程。”在实际教学中，中国学生每周两节的政治课，并没有列入外国学生的课程表里。不过，教材和学校的活动仍然以革命为主题。

在外国学生部，当孩子们第一次相聚一起的时候，彼此隔阂太深，二十四个国籍的孩子们，没有一个国籍或者一种语言和文化能占优势，要想找相同文化的玩伴也有困难。因此，在开始的时候，教师成了孩子们最好的朋友。由于这个原因，才把不同国籍和语言的孩子拉拢到一起。教师常常与外国孩子们一起玩游戏，一起运动，特别是当他们初入学，没有共同语言而沮丧的时候，能使他们感到轻松些。

很多外国观察家只注意到中国教育的内容，而忽略了其对学业水平和技巧训练基础方面的功效，算术就是一门外国学童一般感到比他们从前学的水平要高得多的功课。到一年级读完，孩子们就必须掌握九九乘法表的运算。

中国人教数学的方法，不但能有效地训练学生的运算技巧和逻辑思维，而且能在教材中加入政治教育内容。对外国学童来说，这样的教材使他们从中国学校里学到更多的东西。

中国学校通常到四年级开始学习珠算，但是，在芳草地小学的外国学生部却没有这一门课。也许学校以为珠算对外国学生没有用，可是，我认为珠算包含了一些数学的基本原则，不教是错误的。

中 国 语 文 的 问 题

在外国学童学懂中文之前，老师教他们算术颇感困难，于是学校就为这些不会说英语和法语的教师找来翻译员。这些翻译员还为较高年级的学生把寒、暑假作业译成英语和法语。然而这种努力并没有马上解决学童的问题，因为很多外国学童英语和法语的程度都不够了解那些解释。这么一来，学校就改变方针，尽一切努力使中文成

小说》一道，很有兴味。最后一卷《故事与成语》一百三十余条，解释了典故的由来，并具体显示出古代中国的事物现象是怎样仍然存在于日本人身边。

译者似乎大多是东京立大学出身的朝气蓬勃的中国文学研究家，可以看出他们有气魄，仅用三年时间就全部完成了这套丛书。在日中友好的呼声强烈之时，这些中国古典的问世对于启发青少年也具有新的意义，将会倍受赞赏。

为四十一位诗人、一百首名诗加了人物略传和口语的《唐诗》，特别是《唐代小说》，是珍异的撰集，同《聊斋志异》的《清代怪异

为授课的共同语言，外国语只是临时用来辅导一些新到的学生。

所有外国学童都采用北京各学校所用的中国语文课本，从第一册开始学。在语文课里，十分重视读和写，每天都有练写的家庭作业。到第一学年终结，中国学童应该学会六百五十个中国单字，而外国小孩子大约可以熟习其中的三分之二。高年级的外国学童，大概可以动用四分之三同年级中国学童所运用的字了。在口语方面，则年幼的比年长的学童进步显得快些。中文会话的进步是神速的，一学期过后，大多数的外国学童都能以中国话交谈了。

大多数外国学童喜欢写中国字，特别是年幼的最喜欢写那些用横、竖、点构成的方块字，他们写得又正确又干净。较为年长的学童有时会对学写中国字感到厌烦，因为要多次重复练习才能记住。在课本中，也有一些不带政治意味的故事。例如：胃的故事，就是用生动活泼的常用词语写成的。故事开始是胃的自我介绍，接着以第一人称描述胃在人体内的功能。此外，也有一些英雄的故事，如白求恩大夫的故事就是其中之一。

“常识”是四年级的一门功课，介绍有关水、空气、气候、植物、人体生理和卫生等等的知识，重点在改造自然环境以改善人类的生活。除了讲一些中国地理外，没有太多人文科学的教材，不过，通过和同学接触，外国学童真正领会到不同社会的不同价值观念和风俗习惯，他们之中很多对这种差别认识得非常清楚。

由于美术、音乐和体育等课不需要讲太多的话，孩子们就没有太多的困难。各年级的美术课都是用一般的中国方式教授，用图画书或者由教师在黑板上画一个样板给学生照画。基本的技巧训练着重笔法和着色，不着重自由表达。画的题材有花卉、熊猫、海洋和山峰景色等。绘画之外，孩子们还学折纸和剪纸等中国传统艺术。

美术教师是一位经受过专业训练而不会说外国话的老师，他懂得如何教孩子们画画。音乐课也是一样。外国学童学习五线谱，而在其他中国学校却教的是简谱。孩子们有时也学些乐理，但是，主要的活动是唱有钢琴伴奏的革命歌曲。偶尔他们也听些中国传统乐器表演。

学校采用中国标准的严格纪律。不管外面的人怎样想，外国孩子看起来并不介意这些中国式规矩，例如：回答老师的问题时要站起来，老师进入教室要起立，上课不准讲话，禁止打架等等。一般来说，外国学童对整个学校的气氛反应良好，教师们也尽力提供了较好的学习环境。

把我们两个孩子送进芳草地小学就读，不仅给我们认识中国初级教育内容的机会，并且也使我们了解到中国对待这种教育的认真和严肃的态度，以及它与中国的政治和社会发展的关系。我们孩子的中国教师真正教育了我们的孩子，并且使他们具备了有价值的学业基础。

法新社报记首都人民排队购书传景

【法新社北京五月三日电】今天，随着一系列新的外国古典文学作品在北京各大书店开始出售，首都出现了望不到头的长队和兴隆的易货交易。

在市中心一家书店后面，聚集着好几百人，忙于用他们刚买到的一大叠书来交换他们显然未能买到的书。

为了庆祝今年的国际劳动节，北京出版了一百多种新书，既有中国古典作品，也有外国文学作品译本。

这些外国作品引起北京市民通常的强烈兴趣。这些新书包括俄文、法文和英文小说和

两部新的中文版外国畅销书——莎士比亚的《亨利第六》和《威尼斯商人》。

二月间，二十三年来第一次出售的中文版《哈姆雷特》在北京各书店的架子上刚摆出来，就被抢购一空，今天卖的书在一清早时也可以看到类似的排队现象。

中国虽然否认正在“自由化”（中国领导人好几次谴责了这个词），但是目前正在执行一项新的文化政策，准许外国文化作品进入这个国家，并且承认对中国文化的发展可能起某种作用。